

匠山夜话

行医前，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接受任何病人的社交性的邀请，一是为了保持做医生的职业道德，与患者无亲无疏，再者也可避免人情世态的炎凉，少造一些业。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小部份划不清界线，如那些先是朋友后来变成病人的，以及有几个在我上学时就忠实的紧随着的病人后来成了朋友的。K，就是属这一类的。

K是个职业演员，在当地还小有名气。她长的美丽动人，虽然书读的不多，但心肠很好。我曾亲眼看见她用一张纸把屋角上的蜘蛛小心包好了拿到外面去放掉。K经常换男朋友。有一天当她正式向我宣布要结婚时，我就随手在日历上那天写了“婚礼”二个字。

这事很快就被许多立即要处理、赶不上时间要过期的一堆堆文件压到脑后头去了。日历一张张翻过去，六个月后当那张写了“婚礼”字样的日子出现在眼前时，我一时竟然想不起来是谁的婚礼？时间？地点？这种事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前我有过记一大堆没有名字的电话号码，真要用时对上不上号。我提醒自己以后要注意了。

过了几天，K打电话来，还没开口，我立即想起那“婚礼”的事，赶紧道歉，实话实说的告诉她我把这事忘记了。

谁知K的反应却是：“你幸亏没来！”

“为什么？”我不由的问。

“你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在做什么！”她回答的跟没回答一样。“我在舞台上演戏演惯了，有时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是真的，哪儿是假的。在戏里我有‘丈夫’，但一回到家没了，心里还挺遗憾的。这下真的结婚了，我又巴不得这戏赶紧结束，我好一个人回家去……”

“你结婚前两只眼睛睁大些，看看清楚。结婚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一边笑，一边打趣的想缓和一下气氛。

“哎，不幸的婚姻一般在结婚时都有一个错误的原因，

真假舞台

文/玉琳

它在当初看来是那么的重要，事后想想却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两个人是不是可以合作。我是因为要赶在杰克的母亲去世前结婚，好让老人放心而去。现在想想这个在当时是天大的事情，现在看是多么的愚蠢……”

我挺同情她的，又不解的问：“K，可是这婚礼是6个月前定的，你没时间想想好啊？”

“我想的是神话，以为一旦穿上水晶鞋，从此就是公主了，如果不顺心的话，手中那有颗星星的魔棍轻轻一点，会把高山变成平地。我想炫耀无名指上这颗真正的巨大的钻石。”她天真的说。

“医生，我失眠了，好多日子不能安睡了，需要你的帮助。”K话题一转。

“那快来吧。”我口气温和的说。

她带着一副愁苦的表情来到我的诊所，肩上背了一个大包，象是要出远门似的。

我问她要到哪儿去，她说不知道，反正不想回家。结婚一个星期还不到，她已经想逃避了。

“先生知道吗？”我问K。

“不。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他是无辜的，是我的过错。我没有告诉他，那天婚礼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我在舞台上演过的。在牧师面前说的誓言是别人写的，我已经背熟了；衣服是租的，场地是租的，花是朋友买的；亲戚朋友是来看我表演的，我的角色是自然大方，举止得体，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上去，我都是经得起镜头的推敲的……。但是我没有想到2-3个小时后，婚礼结束了，观众离去了，事先预备好的台词说完了，导演也没有了，下面要我自己去面对现实，自编、自导、自演、自己发挥了，不是演戏了，是真的结婚了，可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我以为结过婚就完成任务了，谁知婚礼结束后，杰克他跟我一起回家。

我问他：“你怎么还跟着我呢？”

他说：“我们不是结婚了吗？”

“那是演戏！是为了使你妈妈高兴，为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没有看我演过戏的朋友看一次近距离的‘戏’，但不是真的！”我大声的对他说。杰克吓坏了。

“K，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家庭、社会环境负责。演戏虽然是你生活的一部份，但生活需要真实。人生是个大舞台，人人都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而你的观众是天上的神明，他们是看的清楚的。你做好不会赢得掌声，但如果做的不好时，那就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我告诉她。

“我的最大的毛病是经常分不清自己是在真还是假中。”

“你的表演使台下的观众感动的流泪，感动他们的并不全是因为你的演技，而是你的内心流露的真实感，你的善良的天性。”我鼓励她。

“那我今后怎么办啊？”她问我。

“好好的做个好媳妇、好妻子，今后也许是个好母亲……”我又要开玩笑。我很想告诉她我自己一开始是怎么看到婆婆来了，就想找个理由到超市买菜，然后到农贸市场一转大半天，避免回家的故事。

其实，人的一生真正是生命长河中的一幕舞台戏。但你却不能以演戏的态度来对待，而要真正完全的进入角色。自然的坦露你的真诚、奉献你的良善，把真和善树立在观众的心中。对得到的感谢，对拖欠的偿还，对遭难的布施，对同行的扶助。当你一切都做好了，你就圆满完成了此次人生的一幕。决定你生命进程的神时刻都在导演着你的演出，只要你按他的指示做，总是能演好自己的角色的。只有那些不接受神的指点、甚至不接受神的存在的人，他们无法演好自己的角色。因此他们还得反复的做下去，直到连反复做下去的机会也失去了。

吴婆婆幸灾乐祸，没想要落井下石，可儿子听完就说：“好机会！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看我怎么收拾他、利用他。”吴婆婆到底有着村妇的朴素善良，忙阻止说：“街坊邻居的，你可别动歪主意，为你抓炼丹轮功的人，乡里乡亲都不待见咱了。”

“哼，谁稀罕小老百姓待见。”儿子嘿嘿笑着，露出尖尖的白牙。

“他爸，你说几句，儿子大了，听你的。”吴婆婆希望老伴管教儿子。

“无毒不丈夫，你都是妇人之见。”

吴婆婆听老伴这么说，也就不吱声了。

在当天夜里，吴婆婆儿子就带人闯门，抓走了董大妈儿子。

好久打听不到消息后，有一天，董大妈俩口突然被通知说儿子死了。问怎么死的，通知的人也不说，只说赶紧去处理后事。董大妈在火化前被人摁着看儿子最后一眼：生龙活虎的儿子已经脱去了人形，她强忍着没晕过去，伸手摸儿子的时候，隔着薄薄的衣服，发现那肚子似乎全是空的，连眼睛也瘪下去，眼角淤着的血颜色很鲜……后来董大妈听说儿子的内脏和角膜、眼球全被活活挖去卖了！

她不敢相信。

谁也不敢相信这样的罪恶！

从大活人身上摘取器官，不打麻药！！！

董大妈俩口被强迫按理手印，抱着儿子骨灰回到村里。下葬前，除了吴婆婆家，老老少少几乎全来了，虽然有警察管着，人们不敢靠近，但都偷偷抹泪。选坟地的时候，族长长说：“我活这么大岁数，见的多了，大不了一死也得说句人话：这孩子没做见不的人事，英年早逝，走的正，该入祖坟。”

儿子死后，董大妈俩口遭受暗中监视，出门总有人鬼鬼祟祟跟着。董大妈只好趁着天气不好出门给儿子上坟。望着儿子上坟上满满的黄花，董大妈又悲痛又自豪，对着天空喊：“儿啊，你被害的冤枉，上天看的见哪！这花是上天奖励好人哪！”沙尘雾霾中，不畏寒余开放的黄花带给董大妈别样安慰。

董大妈抹去泪，一转身，正好看见吴婆婆烧完纸起身，却一不小心摔在地上，挣扎着爬不起来。董大妈忙走来搀扶她，吴婆婆又是羞愧又是难过，最后还是接受了董大妈帮助。

地上湿滑，她们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下雨了，两个失去儿子的母亲，走在风雨里，背后是她们各自亲人的新坟……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著作《洪吟二》中有一首诗《淘》，现摘录如下：

**天倾地覆落沙尘
毒害凡世几亿人
慈悲救度知多少
中原处处添新坟**

人世间，新东西常令人愉悦，唯有新坟，令人悲伤！不管坟中所埋何人，都曾是来世间一场的生命，都是爹妈生育，五谷养成。有人为真理正义献身，有人为私利害人害己殒命。然而，天理昭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人该选择善良，保护好人；还是追随邪恶，迫害好人？值得深思。上天有好生之德。创世主有洪大的慈悲，但只有守住善良的人才能得到救度。

新坟

文/言实



吴婆婆上坟的时候，遇到了给儿子上坟的董大妈，同是失去儿子的母亲，同样深沉的悲痛，却是一个羞愧耻辱，一个痛惜自豪。笔者这里简略记下，望读者勿以为虚构小说，能静心思考，可谓有福。——题记。

春寒料峭，狂风怒吼。天地间被沙尘搅的浑黄，每吸一口气，似乎有一种透心的冰冷伴随着土腥从喉咙一下窜到心里……

吴婆婆胳膊上挎着只塑料篮子，篮子里装着火腿肠、煮鸡蛋、啤酒和一包香烟，还有一大叠给死人烧的纸钱。她是去上坟，正在乡间的土路上躲躲闪闪、蹒跚的走着。心里虽急，因为身体臃肿，走的并不快。

还没有到儿子坟上，吴婆婆就哭了，也可能从家里出来时，她就流泪了，只是她自己没有觉察出来——老年丧子，白发人给黑发人，眼泪好象从来没干过！

因为倒春寒，阴冷的厉害，风刮在人身上，似乎比冬天还冷。吴婆婆顾不上天气恶劣，或者说，她是故意趁这天去给儿子上坟。因为这样的天气很少有人出门，她不愿意被人看到给儿子烧纸——她怕乡亲们异样的眼光，还有那些并不避讳她听见的话。

离儿子坟还有一段路，吴婆婆边走边叫着儿子的小名哽咽：“民儿啊，妈知道你爱抽好烟喝好酒，别怪妈给你置办的东西不称心，妈没有钱了……”

“民儿啊，你撒手蹬腿舍下妈走了，妈知道你不甘心啊，你的眼抹了好几次还是闭不上啊。”

“民儿啊，你和你爸早见上面了吧？你出事本来瞒着你爸的，可他不知道怎么得了信儿，叫着你的名字吆喝了一夜，第二天就没了。你爸临走前把你们爷俩藏钱的事说给我了。本来，妈不想动那笔钱，可不动不行啊，小宁肾里长了瘤子，又转移到肝上，我得救我孙子啊。”

“你媳妇，唉！也不能怪人家，年轻，人又漂亮，哪里肯为你守寡啊？小宁一检查出病，人家就给我送来，自己带着小心儿走了。我去城里找，才知道你们的房子卖了，不知道她们哪去了，我想看看心儿，也见不着了。我的小孙女儿，见不着了……”

“民儿啊，歪财不发家啊。当时我就说，那些炼法轮功的人又没得罪咱，不该坑人家的钱啊。看到你每次回家拿回来那么多钱，妈害怕啊，你说这不算贪污，罚他们钱、抄他们家这些事入帐前没人管，和你分钱的都是你好哥们儿，上头不知道。唉！老天爷长着眼呢，老天爷知道啊。”

“你和你爸藏的钱，我趁夜里没人挖出来，钱全沤烂了。连一张囫圇的也没有，剩了一大坨纸泥。”

“妈没法，把你给盖的小楼卖了，搬回先前旧屋里了，小宁在医院化疗了两个疗程，前儿回来的，等凑够了钱还得去住院。屋里冷，妈日夜不停烧锅灶，小宁还嫌冷。可怜孙子从生下来就住在大楼里，那破屋你知道，不生病怕冷他也住不惯啊。”

吴婆婆边哭边自言自语，风吹的她摇摇晃晃。发髻散乱了，发梢还留着染烫过的痕迹，花白的头发枯草一般，随风飘着。她想不起来捋一下头发，看到儿子的坟，来不及放下篮子，一下子瘫坐在坟前，嚎啕大哭起来：

“民儿啊，妈知道你从小孝顺，你爸得了病，肝坏了，换

了肝；肾坏了，又换了肾。花多少钱我不知道，你也不让我管。可那天你和媳妇吵架我都听见了，你说你爸看病花钱都是外快，没动着你的工资和奖金。你媳妇不依；你说换上的肝和肾是摘的法轮功人的，你是系统内的人，有优惠，没花多少钱。可你媳妇儿还是不干。你们吵架不稀罕，咱不说这些，自小宁得病，我常想，为什么好好的孩子偏偏肾坏了、肝坏了，是不是报应哪？老话说的好，人不见天见，你想让你爸多活几年，谁想到报应到小宁这里了！”

意识到顺口说出“报应”，吴婆婆突然止了哭，下意识四下看看。还好，没有人经过这里。心里实在憋屈难受，吴婆婆又放开喉咙，痛快快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数落：

“你这么年轻死了，四村八乡没个说好话的，都说你带人抓炼丹轮功的乡亲邻居，报应的好。他们恨你啊，骂你昧着良心害好人，骂你不但护乡老，还领人到处抓人、当面打人。四村八乡，哪家说起来不沾亲带故的，他们骂你良心狗都不吃，连亲爷子都祸害……”

“虽说你算犯了错误，骨灰回来那天，你单位还来了四个人；你爸出殡，亲戚邻里没一个人来，可怜他活一辈子，死了连丧也没出（指办丧礼）就烧了埋了……”

吴婆婆揉揉眼睛，这下她相信了：不远处董家的祖坟堆里，董家新死的儿子坟上开满了金黄的花。是蒲公英？吴婆婆没心思好奇那坟上的花。看看那坟周围地上也有零星的黄花儿开着，心里知道坟上的花是自己长出来的，不由得泛起一股酸意。

她犹豫着要不要掐几朵带回家给孙子玩，忽然看到坟的另一侧，有个身影站了起来——凭着熟悉的身段，吴婆婆认出是与她一街之隔的董大妈。

冤家路窄！吴婆婆心里骂着，本能的缩一下身体，装作没看见，开始烧纸。

董大妈的儿子和吴婆婆的儿子般大，小学时还常常一起上学、回家。董大妈俩口子老实巴交，没想到儿子长的一表人才，是读书苗子。吴婆婆的儿子学习一般，但随他爸，从小会来事，当学生干部。后来上了个警察学校，虽是大专，但吴婆婆觉的自己儿子毕业后当警察威风，瞧不起董大妈一家。

村里人都夸赞董家儿子懂事，全县第一个考到北京的大学生，放假回来照样干农活，看谁家忙都愿意伸手帮一把，就是后来念了博士，见了乡亲还是和气热心，没有架子。这些话传到吴婆婆耳朵里，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她儿子，她还是觉的是在贬低她儿子，心里暗暗把董家当成了冤家。

前几年听到董大妈儿子专门设计飞机，国家奖励了很多钱，名利双收。吴婆婆心里酸溜溜的。后来听说董大妈儿子因为炼法轮功，开除了公职还不算，被抄了家，没收了身份证，连洗碗、打杂工作都没法找，只好逃回老家（其实是因无经济来源，离开城市到农村洪法救人）……吴婆婆心里挺高兴，回家当笑话讲给儿子和老伴听。